

武正国 等



晉華風雲錄

山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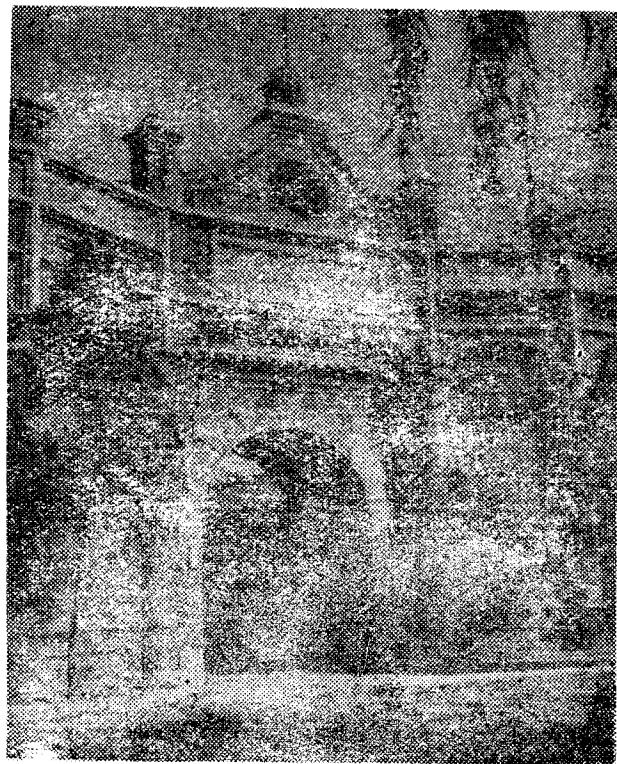
晋华风云录

武正国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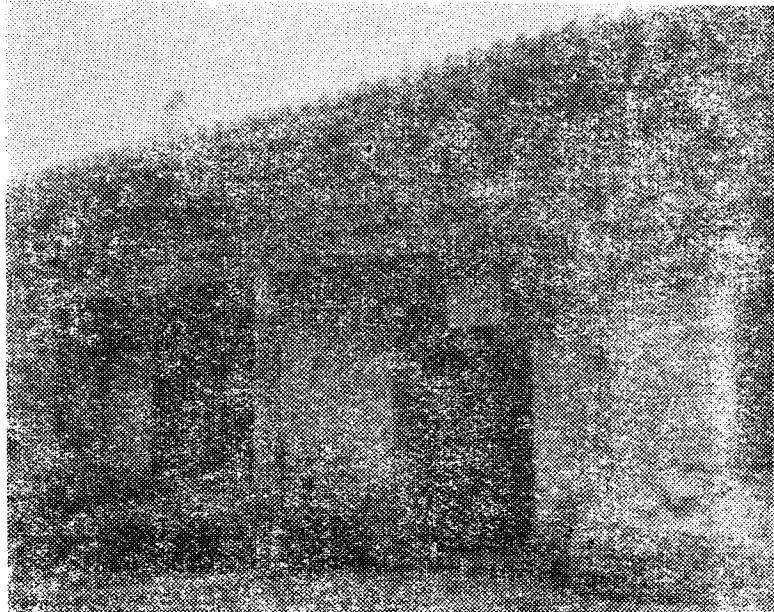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187×1092 1/32 印张：7.625 字数：158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2,850 册

*
书号：11088·100 定价：1.25元



图为原晋华纺织厂南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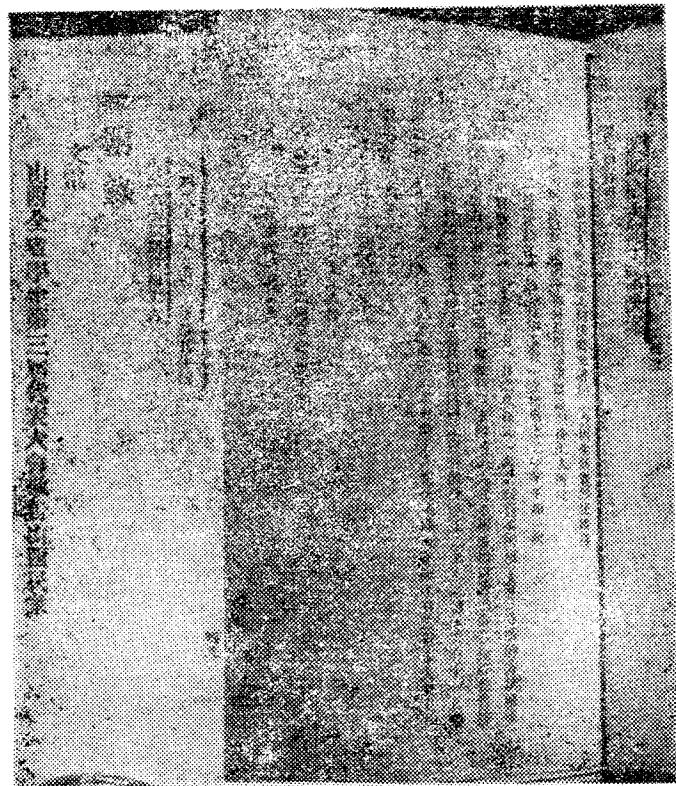
晋华纱厂工会旧址——城隍庙街16号



一九二六年四十天
大罢工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



一九二六年十月山西省全省学联第三屆
代表大会決議案：十、援助榆次罢工決議案



省学联第三届时代表大会上作的
“援助榆次罢工议决案”全文

序 言

简 定 础

《晋华风云录》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晋华纺织厂筹建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四年投入生产，距今已有整整六十年了。这个工厂在山西企业史上所占的重要位置，不仅在于它的历史较久，规模较大，更在于它经历了艰苦复杂的斗争。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中，晋华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这种搏斗，掀起了一次次革命风暴，锻炼出一批批群众英雄；这种搏斗，同党所领导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及革命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晋华工人的斗争也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先后派王瀛、王鸿钧、邓国栋、王世隆、梁其昌等人到晋华来领导工人运动，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工会组织。一九二六年七、八月间，晋华工人为了减少工作时间，反对工头欺压，举行了历时四十天的大罢工。资本家施用了欺骗、离间、威胁、利诱等种种手段对付工人，但工人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坚持斗

争，绝不屈服。最后，资本家勾结阎锡山派兵血腥镇压，把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多人抓捕入狱，使罢工斗争遭到失败。但革命的火焰是扑灭不了的，经过这次大罢工，更加教育与提高了晋华工人的政治觉悟，锻炼了革命意志，积累了斗争经验，影响非常深远。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在晋华厂，反动统治也随之加剧，党的组织几乎全遭破坏，工人运动处于隐蔽和积蓄力量的状态。即使在这个时期，晋华工人的斗争也没有停息过。如一九二七年的锅炉工人罢工、搬运工人罢工；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的摇纱工人罢工；一九三七年的修缮工人罢工。这些斗争，既是四十天大罢工革命精神的继续，又是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奏。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党提出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一致要求团结抗战，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党通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合法形式，发动和组织晋华工人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先是出墙报、募捐款，支援前方；进而组织工人自卫队，讲形势，搞军训，反对厂方密谋停工关厂逃跑；最后粉碎阎锡山当局以“山西工人委员会”名义诱骗工人跟他们逃跑的阴谋等等。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工人自卫队在榆次失陷前夕，全部武装起来，毅然离开工厂和家园，随同八路军一道开赴榆次东山。上山后，改称榆次抗日游击队，后编归秦赖支队，抽出一部分骨干和队员，重新组编为榆次县游击队，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晋华工人除在部队工作的外，并有不少人，以后成为党、政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干部。工厂被日寇占领后，留在厂内的工人同游击队及抗日政府紧密配

合，向山上运送棉纱、布匹，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卷土重来，晋华厂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晋华工人坚持了反迫害的各种斗争，直到解放前夕，组织护厂斗争，胜利地迎接了解放。

晋华纺织厂工人的革命斗争史是艰苦的、曲折的，也是很光荣的。许多优秀分子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挺起胸膛，冲在斗争的最前列。有多少英雄的事迹深深印在人们的脑海，在厂内外传为美谈，是非常宝贵的史料。

我对晋华纺织厂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感情，对领导过晋华工作的人，有的我很熟识和了解，对一九二六年晋华工人大罢工及以后的一些情况，也粗知梗概，但略而不详。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我以牺盟会榆次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榆次，工作的重点就是晋华厂，参加了发动、组织、武装晋华工人，开赴敌后的全过程。同广大的工人积极分子朝夕相处，一起战斗。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有的在对敌的战场上英勇顽强而壮烈地牺牲了；有的在敌人的屠刀下，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有的在艰苦的工作中，积劳成疾，以身殉职。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深感有责任把自己所知道的晋华工人的革命斗争事迹叙述出来，以告慰牺牲的同志，并激励后人。现在厂党委组织力量把晋华工人的革命斗争的史实搜集整理起来，编印成书，虽非全豹，可见一斑，亦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愿了。同时祝愿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能从这本小册子中吸取到一些精神营养，以便更好地为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目 录

序 言

第一部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马克思主义传到晋华纱厂
党团组织和工会先后建立 四十天大罢工震撼晋阳

“天坛”变样了.....	(3)
血泪的回顾.....	(8)
觉 醒.....	(14)
震撼晋阳大地的四十天大罢工.....	(28)
人不能白白死掉.....	(53)
看把谁憋住.....	(58)
新机器带来的风波.....	(62)
工人也是人.....	(66)

第二部分

日寇对晋华实行血腥统治 工人参加牺盟会奋起抗日
工人自卫队上山敌后抗战 内外配合给日寇沉重打击

赖际发同志回忆抗战初期在榆次.....	(73)
组织起来 武装抗日.....	(81)

抢运物资	(97)
锄 奸	(101)
首战长凝	(107)
回忆我们打游击	(110)
王湖镇南的一次战斗	(131)
消灭顽军	(137)
党的好儿女——张绍文	(147)
苦难的生活 不屈的斗争	(156)
虎口夺食	(162)
打女监工	(170)
痛打“二肚鳖”	(173)

第三部分

阎锡山掠夺抗战胜利果实 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厂
晋华工人反迫害争取自由 团结一致护工厂迎来曙光

赶走日本鬼 来了阎罗王	(179)
张不理和他母亲的悲惨遭遇	(187)
在“特别招待所”里	(192)
在“密报箱”里作文章	(199)
回忆我苦难的童年	(203)
护厂迎亲人	(210)
附：	
晋华纺织厂厂史大事记述	(214)
后 记	(233)

第一部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马克思主义传到晋华纱厂
党团组织和工会先后建立
四十天大罢工震撼晋阳



“天坛”变样了

晋华纺织厂是山西兴办最早的机械纺织工厂。要想知道这个工厂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六十多年以前说起。

一九一九年的榆次城外西北角，还是一片荆棘丛生，满目荒凉的乱葬坟，当地人们把那儿叫做“天坛”。一天，几个身穿长袍马褂的“先生”突然出现在坟地里，只见他们指指点点，比划转游了好半天。人们摸不清他们在“天坛”要搞什么名堂，只认为是看“风水”的。

没有多久，北关东顺城街上就出现了一块“晋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筑事务所”的木牌子。事务所的“先生”们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他们在为购买“天坛”这片荒塚而奔忙。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天坛”要盖工厂了。

坟地上盖工厂，倒不是因为“天坛”的“风水”好，而是资本家瞅准了榆次是个赚钱的好地方。榆次是正太（后改石太）、同蒲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而“天坛”正好在那个点上。真是得天独厚。原料、成品的进进出出非常方便；距省城太原近在咫尺，距阳泉煤田也不太远；尤其是在附近农村，可以买到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家确定在这儿盖工厂，确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说起来，这还是发起人徐一清的主意呢。

徐一清是阎锡山的叔丈人，凭仗阎锡山这个硬后台，当时在山西也算得上一个显赫人物。徐一清看到在娘子关里办

纺织厂，无人竞争，有利可图，决心一显身手，便去找阎锡山支持。叔丈人在山西办纺织厂，正是阎锡山推行封建割据、搞独立王国、掌握经济命脉所极需，自是欣然同意。徐一清腰杆子一下硬了起来，可又感到资金困难力不从心。当时山西的票号老板徐秉臣、郝星三、范子厚等人，亦有意在本省创办纺织工业，但因政治上没靠山，不敢轻举妄动。当徐一清上门来说起此事时，自然喜出望外，于是发起人的班底很快就组成了。这是一九一九年的事。

以徐一清为首的发起人议定股金为一百五十万元银元，每股以一百元计，共一万五千股。由发起人分头募集。一九二〇年，股金刚刚筹集了一些，就派人定购机器，同时确定厂址并破土动工。于是乎“天坛”这块乱葬坟一变而为榆次兴办工业的发祥地。

徐一清等虽办纺织工厂，但对纺织工业却完全是一窍不通，纺织机是个什么样儿，他们也没看见过。于是就从北京请了个“纺织专家”。这个人名叫王建甫，名义上是留洋的“纺织专家”，实际上却是个专跑纺织机器的掮客。王建甫一到，就把建筑工厂的大权攫取过来。就在这一年，王在北京与英商怡和洋行定好了五百马力蒸汽引擎和一万二千八百枚纱锭的全套设备，从设计到施工、机器安装到组织生产统统包给了怡和洋行。

一九二〇年春，多少年来冷冷落落的“天坛”顿时变得车水马龙、尘烟滚滚——晋华纺织厂破土动工了。但这一热闹场面为时不久，就又消沉了，隔上几月随着就又热闹一番。这样热闹冷落、干干歇歇，一直进行着。老百姓们讥笑说：盖工厂打起“摆子”来了！

原来，集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开始就不顺利。徐秉臣到外省招股，跑遍了京、津、沪等地，大部分人都不愿投资于内地。徐秉臣再三“晓以大利”也只集得两千来股，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徐秉臣心头一急，病魔缠身，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徐秉臣死后，省外资源断绝。是年，又遇山西久旱无雨，到处遭灾，省内一些地主和资本家，也无心在工业上投资，入股的寥寥无几。

买地皮要钱，盖厂房要钱，定购机器要钱……哪一样离了钱能行呢？徐一清眼珠一转，仗着阎锡山的权势，直接去找财政厅长崔文征。崔文征掌握着全省的财政大权，一声令下，太原的十种商行，行行入股；全省一百零五县，县县摊钱；各县县长正在省城开会，也各扣了一个月的薪水入股。

榆次有个地头蛇叫赵鹤年，是县里的财政局长。为人阴险毒辣，善于伪装，当面笑，背后刀，是有名的恶霸，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蜜饯砒礮”。榆次要盖纺织厂他也早知道了。正当他眼红手痒、想法儿插足的时候，省里来了摊派入股的命令，便马上亲自出马张罗摊派入股。于是榆次的“四大镇、八小镇、七十二个对对村”和城里的买卖、作坊便都接到了“家家入股，人人出钱”的通知。紧接着骑马的警察凶神恶煞般东村进，西村出，连催带逼，闹得全县鸡犬不宁。经这么一闹腾，全榆次的老百姓也被榨出了三百来股。就凭着这些本钱，赵鹤年在晋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了大股东。后来，又当上了公司的常务董事。

到一九二二年，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晋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只集到四十余万元股金，还不足原定总额的三分之一。

因此厂房建筑只好按钱办事：钱多多办，钱少少办，没钱就停办。这就是“天坛”忽而热闹，忽而冷落的原因所在。

一九二三年春，厂房建筑快要完工了，工地上突然冒出一个洋人来。黄头发，蓝眼睛，白面皮，长瘦脸，身穿灰色洋服，脚蹬高筒马靴，从大洋马上纵身跳下。后面跟着的王建甫急忙把马拉到一旁，领着这个洋人这儿瞅瞅，那儿瞧瞧，一句话三点头，逢人便说：“这是英国特派来的工程师，‘纺织专家’——米尔瑞斯……”。

经过几番周折，运来的新机器在米尔瑞斯的“指导”下总算拼凑起来了。锅炉点火了，炉膛里烈焰升腾，火苗舔着炉膛，汽压表的指针缓缓上升，10度……20度……50度……100度，“开车”！王建甫译出了米尔瑞斯的命令。

工人们打开阀门，引擎启动了，巨大的绳轮轰隆隆地旋转起来。米尔瑞斯洋洋自得，伸出了大拇指哈哈大笑，王建甫也捧场说：“世界上的头等机器……。”不料，话没说完，就听“嘭”的一声巨响，汽缸盖炸飞了。这一下，工程师傻了眼，王建甫也慌了神，急忙命令关车。工人们拣起了炸飞的缸盖碎片，嚷嚷起来：“这是旧伤痕，不是新机器呀！”“洋鬼子捉弄我们了！烂机器卖大价钱！”米尔瑞斯和王建甫一副尴尬相，在工人面前狼狈不堪，半天说不出话来。

号称“工程师”的米尔瑞斯硬着头皮继续“指导”。几天后，锅炉总算是修好了，可纺纱机又出了许多毛病：有的机器少腿缺臂，配不成套，有的是张冠李戴开动不了。特别是机器开动后，所有车间的房梁屋柱，都随着机器的隆隆响声左右摇晃起来。米尔瑞斯和王建甫见此情景，竟手足无